

名家随笔

## 艾青的土地

蒋殊

读书的人,没有不知道艾青的,除却《大堰河,我的保姆》不说,仅就一句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,抒发了无数人的爱乡情、爱国情。

我去过艾青的家,当然先生早已不在人世。接待我的是他的夫人高瑛。一做自我介绍,她便说:“你与艾青是同姓,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”

是的,艾青本名蒋海澄。与艾青的亲近感,被这一句话拉近。于是,我以家人的身份,与她在那座北京的四合院中聊起家常,聊她与艾青的爱情,聊她与艾青的苦难,更聊她与艾青携手写下的诗。

直到我踏上浙江金华那片土地,才意识到这才是艾青的家乡。彼时,距离到艾青家中已经过去6年。可是,艾青进驻心里,却是少时就开始的事。

如果说之前是读他的文,到金华便可品他的人。

畈田蒋村艾青故居,留着他浓厚的气息与足印。艾青的家境,不能说不好;艾青的少时,却不能说美好。他在最需要爱的年龄,却被父母放弃。理由竟然是那么不可思议,甚至有些愚昧——因算命得出艾青是父母的“克星”。于是,艾青成为一个乡村妇女的孩子。这是一个伟大的女人——大堰河,已经有了5个孩子的她,还常常会将小艾青揽在怀里,抚慰他,爱他,让他在最短的时间里感受到母亲的温暖。

5岁这年,艾青又被父母接回。可是,5年时光,艾青已经把大堰河认作他的亲娘。5岁的艾青,还是一个乳儿啊!他的情感世界再一次被迫撕裂,回到生育了他却陌生到只能称呼“叔叔婶婶”的父母身边。

他的生命中,从此再无母亲。

一个保姆,以母亲的形象永恒定格在他心中,温暖和滋养了他的童年与少年时光。这浓烈、滚烫且唯一的孺慕之情,终于在他23岁的年龄喷薄而出。

那是捂不住的爱。

一个保姆,从此流传百世。

多次想过,艾青的保姆,怎么会拥有一个如此大气磅礴的名字——大堰河?多年以后才知,大堰河并非一条河,保姆的名字也并不叫大堰河,而是“大叶荷”。

大叶荷,也并非艾青保姆的名字,而是一个村庄的名字。艾青的保姆太卑微,以至于别人只能用她村庄的名字来呼唤她。

可是,大叶荷幸运,她的乳儿艾青,被她无私的乳汁养育成一名诗人。诗人心目中,他的保姆不只是一个如大叶荷般纯净的女人,而且有着像河流一样宽广的胸怀,于是在诗人笔下,“大叶荷”便成为“大堰河”。

大堰河响亮啊,让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底层妇女,用一个名字盖过高山大河,流芳永恒。

躺在四块钱的棺材里离开这个世界的苦难女子大叶荷一定不会想

到,她会永世流芳;她也必然不会想到,曾经地主家的儿子会在狱中为她写下赞美诗;更不会想到,那个曾经叫大叶荷的村庄从此也跟着她成为大堰河,被一代代人敬仰。

曾经一度以为,诗人艾青的土地是诗意的、浪漫的,却没想到是苦难的、沉重的,当然更是有浓烈而别样的爱的。

这片被艾青深爱过的土地,绕不开一个乡村女人——大堰河。

这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,也是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感恩,更是一个文化人该有的良知与使命。

这便是土地的魅力,是文化的魅力,更是爱的魅力。

大堰河是幸运的,因了艾青;大堰河村是幸运的,因了一个女人。

金华的行程有些短暂,因此未能去往大堰河村近距离感受大堰河的气息。然而站在金华那片土地,看着形形色色的人走过时,那一张张神态安然的脸还是让我想到大堰河。

庆幸,他们已经不是当年的大堰河。然而,他们怎么不是当年那个朴实而勤劳的大堰河?

艾青故居墙上,一条蒋氏家训吸引了我:一戒溺爱护短,要慈严相济;二戒重男轻女,要一视同仁;三戒粗暴任性,要说服疏导。

离开艾青故居时,同行者一定要我在大门口艾青的塑像前留个影,因为我们是同姓的一家人。

## 素纸流年情思长

田雪梅

场小小的仪式。

我最喜欢的是周末和节假日对应的日历页,日历上的数字被红色的字体醒目地标注着,它们往往被印上彩色的图案,或是娇艳的花朵,或是可爱的小动物。每当翻到这些特别的日子,心中便满是欢喜与期待,仿佛美好的时光已经在向我招手。父亲仔细地在日历上圈出重要的日子:村里红白事请他去帮忙的日子,亲戚家嫁娶要去随礼的日子、家人的生日、集市日……备注什么时候买麦种,什么时候交了水电费,每一页日历的背后,都有母亲用工整的小字写下的一日开销。我和哥哥后来上大学时,宿舍的电话号码被记在了封面上。简单的文字,是生活最质朴的记录。小小的日历,成了我们家庭生活的指挥棒,指引着一家人的生活节奏。

后来,家里有了挂历,精美的画面成了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有一年的挂历是12幅山水画,从一月的春山初绽,到12月的寒江雪影,四季的更迭在挂历上展现得淋漓尽致

致。我常常站在挂历前,想象着画中的世界,憧憬着外面的风景,幻想在青山绿水间嬉戏,或是与画中的古人交谈。有时,我看着挂历,在纸上涂鸦,试图描绘出心中的山水。

上学时,我会在日历上圈出考试的日子,提醒与鞭策自己,也会圈画日历上的陌生字。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,如今看来,都是成长的足迹。

冬日的夜晚,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,炉火的映照下,墙上的日历和挂历也染上了一层暖黄。父亲会根据日历上的节气安排农事,母亲则会念叨着哪个节日该准备什么吃食。我在一旁听着他们交谈,那时的日子,虽平淡,却有着说不出的幸福。

岁月流逝,电子设备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日历和挂历。那些曾经被视为生活必备的纸质日历,渐渐被遗忘在角落。如今,再次看到这些旧物,往昔的回忆便如潮水般涌来。

岁月的风,轻轻翻过素纸流年的篇章,但那些与日历、挂历共度的时光,却如同一首悠扬的老歌,在心中久久回荡,永如初见。

我的工位背对着朝阳的窗户,一到冬日,那灿烂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来照在背上,仿佛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抚摸着,瞬间驱散了周身的寒意。每至此时,我总会微微后仰,尽情享受这片刻的惬意。

这缕阳光让我想起了古人的负暄之乐。遥想古人,没有现在的取暖设施,冬日负暄便是他们严寒中一抹珍贵的温暖慰藉。“杲杲冬日出,照我屋南隅。负暄闭目坐,和气生肌肤。”白居易笔下的冬日负暄,满是悠然自得的惬意与满足。那是在简陋的屋舍前,于暖阳下的安然静坐,一任阳光倾洒,闭目聆听时光的浅吟低唱,让岁月的纹路在这温暖中渐渐舒展。“茅檐晴日暖于春,一枕钧天乐事新。”仲讷诗中的晴日,让那简陋的茅檐之下也满溢着比春日更甚的暖意,于负暄之时,仿若能枕着这融融日光,进入美妙的梦境,感受全新的乐事。

## 冬日负暄

杨丽丽



而此刻,我在这现代的楼宇间,因这一方暖阳照拂而体悟到了古人的负暄之乐,也让我想起了儿时的冬日。那时候老家的篱笆小院里,阳光总是满满当当。祖父总会搬一把老旧的藤椅,坐在那斑驳的墙根下晒太阳。他眯着眼,脸上的皱纹在阳光的映照下越发清晰起来。我则像个小鼠尾,依偎在祖父身旁,听他讲那些神奇的故事。从“嫦娥奔月”到“牛郎织女”,从“孙悟空大闹天宫”到“白蛇传”,每一个故事都在阳光里晕染出梦幻的色彩,驱散了冬日的冷寒。

后来,到了求学的年纪,冬日的阳光是校园里难忘的陪伴。课间休息时,同学们会三五成群地跑到操场边晒太阳。男生们在阳光下追逐嬉戏;女生们手挽着手,分享着彼此的小秘密。我则喜欢靠在操场边的大树旁翻开一本诗集,在阳光里轻声诵读那些优美的诗句,让文字与阳光一同沁入心底。

如今,身处职场,这冬日的阳光愈发显得珍贵。在忙碌与疲惫交织的日子里,它像是一个温柔的怀抱。我会在阳光里伸个懒腰,活动活动久坐的筋骨,让思绪放空,将工作的压力与烦恼暂时抛诸脑后,让这片刻的负暄,成为我重新积蓄能量的源泉。

这冬日的阳光,穿越了千年的时光,带着历史的厚重与温度,萦绕于岁月的回廊,轻抚过汉时的瓦当,晕染了唐时的霓裳,也润泽了宋时的诗行。它似无声的琴音,在时光的弦索上悠悠奏响,在天地的浩渺中,镌刻下永恒的明亮与安详。

本版图片来源:百度网